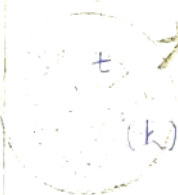


安慶文史資料



目 录

革 命 斗 争

- 安大初期共青团组织及其活动……………欧阳惠林口述 (1)
- 余大化烈士大义凛然……………王祖坤 (10)
- 舒传贤烈士佚事两则……………周凌飞 (16)
- 王步文烈士革命活动二三事……………王祖坤 (19)
- 王步文烈士遗文两篇……………金杏村 (23)

文 教 卫 生

- 安庆市第四中学概况……………金杏村 (26)
- 座堂中学与培德女中片断……………李帆群 (41)
- 安庆《民岩报》简介……………朱希渔 (47)
- 中国红十字会与安庆分会简介……………胡庆昌 江光涛 (50)
- 解放前安庆医药卫生机构概况……………陶学思 (61)

工 商 企 业

- 清末民初安庆印刷业之演变……………詹寿祺 (68)
- 解放前安庆西药业的概况……………汪旭东 (74)

安庆皮革业的发展及其演变·····	张 弛	(77)
安庆沦陷期间的商场情况·····	江忠义	(86)
我所知道的安庆粮行·····	徐锦文	(90)
“芭斛行”简介·····	徐锦文	(103)
解放前外国洋油在安庆倾销情况·····		
·····韩幼甫 杨起田 叶荣珩		(106)
旧安庆的饮食谈·····	缪庸夫	(112)
安庆徐隆和木行的始末·····	徐荫之	(116)
解放前安庆轮船航运事业的点滴回忆·····	邹楷生	(122)

名人传略

清末安庆民间艺术家董引之·····	蒋元卿 金杏村	(126)
吴守一先生事略·····	朱光泽	(133)
胡竹芗先生事略·····	胡庆昌	(138)
徐建生先生事略·····	徐本一	(142)

旧城遗址

解放前后安庆市街道名称沿革·····	安文生	(144)
安庆“进士第”·····	李应熙	(158)
安庆“龙门口”·····	胡 真	(161)

民族宗教

关于安庆市回族简况·····	马轶尘	(163)
月霞和尚·····	张轼 郑克勤	(166)

懒悟和尚·····	酆家骧 胡炬 郑克勤	(169)
安庆城隍小考·····	詹寿祯	(173)
安庆道教鼎盛时期的教坛沿革·····	章辉友口述	(175)

安 庆 旧 闻

皖省苦儿院与潘怡然·····	郭 青	(179)
陈调元在安庆“禁烟”侧记·····	徐锦文	(188)
刘镇华在安庆一中的一幕闹剧·····	周吉士	(199)
“同心会”两斗封建霸头·····	陶学思	(204)

附 录

奔袭太湖县·····	蔡家帜	(212)
忆汪达之同志二三事·····	查鸿德 吴保苍	(218)
史风正烈士遇害纪实·····	吴保苍	(230)
记三十年代枞阳县宏实小学·····	张汝炯	(232)

编者、作者、读者·····		(237)
---------------	--	-------

· 读者来信 ·

关于俞昌准烈士是否进安大学习问题的讨论·····		
·····	汪振国	(288)

补 白

刘文典二三事·····	杨起田	(15)
记潘强斋·····	金杏村	(60)
关于潘伯鹰·····	金杏村	(73)
徐氏濯江书楼简记·····	南 州	(105)

革命斗争

安大初期共青团组织及其活动

段阳惠林口述

一、省立安徽大学创立的背景

省立安大是一九二八年春节后招生的，开学大约在四月份。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到安庆，成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成员有：光明甫、周松圃、沈子修、朱蕴山、周范文、周新民（即周振飞）。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有的是国民党左派分子，有的属共产党人。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指使其反共干将杨虎伙同国民党右派陈紫枫等，收买了安庆的流氓、黄色工会（鲁班阁工会）捣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等成员都被迫撤到武汉。蒋介石在安庆又搞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省党部，记得名叫“清党委员会”，成员有汤志先、葛晓东等人。后来更名为“整理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到处抓人、杀人，大部分左派分子逃亡武汉。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清党反共，宁汉合流后，安庆的中学恢复了上课。约在九、十月间，唐

生智的湘军又沿江东下，进驻安徽，不久被赶走。随后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部的军事冲突，李又败退，政局极不稳定。

“安大筹备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筹备的。一九二八年春节后进行招生考试，我刚在家乡（秋浦县，今东至县）过了春节就来到安庆，住在一家名叫“宁广学舍”的旅馆里等候考试。安大校址在安庆菱湖，这里原为安徽省立法政学校的旧址。二八年春，安大招了文科、理科两个预科班，我是这时考进安大的。下半年，安大开始招本科生，同时还招了新的预科生。预科主任是刘文典。

二、省立安大共青团组织情况

安大的创办正值大革命失败后。大革命期间，有些革命青年参加了共青团。在大革命失败后，这些人中有的被派到苏联学习，有的消极下去，有的又重新进学校读书，因而在安大招收的学生中有一些是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或在其它地方参加的共青团员。当时，党派俞仲则（原名俞昌准）进安大预科，借读书来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俞仲则当时是共青团怀宁县委负责人，同时又兼任安大党团支部书记。安大同学王金林、刘格非、陈一煌和我等几个团员，都与他接上关系，组成了安大共青团支部。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大家受左倾思想影响，极端仇恨国民党，不注意长期埋伏隐蔽工作，故思想和行动都很左，如到菱湖的湖心亭里把菩萨砸掉，灭掉它的香火，进行所谓反封建、破迷信的活动。在学校里散发反对国民党的传单、印刷品，或贴在墙上，或夹在

同学的书里，或塞进寝室的门缝中，有时还用粉笔写标语，结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怀疑学校里有共产党，有人就告发了俞仲则。刘文典主任就借查斋（宿舍）为由，发现俞仲则的书架上摆有《通俗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书籍，就对俞仲则说，这些书不能看，你们不能在学校里搞活动，要他立即退学。刘文典主任是安徽合肥人，著名学者，原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后致力搞教育。他不许我们在学校里搞政治活动。俞仲则只好退学撤走，但仍在安庆，负责怀宁县党团的工作。安大共青团支部工作便由王金林负责。大概在一九二八年秋天，俞仲则与他的女友吴本文到安徽省议会（靠近西门）看电影，坐在前面，遮了后面观众的视线。有个坐在他后面相距好几排的观众，叫坐在前面的俞仲则把礼帽拿下来。俞仲则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喊叫他的人正是他同乡国民党南陵县党部负责人刘怡亭。这个反动坏蛋，也认出了俞仲则，冤家路窄，他立即溜出，打电话给省会警察局派警察包围电影院，抓俞仲则，同时要省议会（电影院）把大门封锁起来。这时俞仲则也警觉起来，准备离开，但因大门封锁已来不及。警察到了，在电影院里，一片混乱中，俞仲则被叛徒指认而被逮捕了。后来俞仲则的爱人获释，但俞仲则本人于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晨被国民党残杀在安庆北门外的马山下。他就义牺牲的那天，我和陈一煌几个人还偷偷去看了一下，以示哀悼。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我们团支部在学校里除散传单、写标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活动外，还组织了一个外围组织——文艺研究会，把创造社等等出版的进步小说、刊物介绍来，吸收进步同学参加，或者利用同乡关系，进行私人联

经，团结了一批同学（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活动的进步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安徽学潮。

三、安庆学潮的掀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举行十六周年校庆，邀请学生家长参加，晚上演戏招待。安大法学院在城内百花亭，原来是圣保罗教会学校的旧址，与一女中仅一墙之隔。我们从一女中新发展的共青团员汪淑瑾处获知此消息，认为一女中是一座封建礼教的堡垒，封建统治严厉，党团组织在该校的发展极为困难，决定动员一部分同学前往参加晚会，以图冲破其封建思想的牢笼，促进新思想在该校的发展。当晚，有安徽大学文法学院和省立一中等校近百人进入该校看戏。一女中校长程勉（为国家主义派分子，安徽教育界程筱苏之子）看到安大等校男生来校，便宣布停止演戏，勒令校外学生出校，彼此发生争吵。程勉当即用电话通知国民党安徽省会公安局，诬告安大学生捣乱会场，闯入宿舍，侮辱女生等，要求公安局派军警来校弹压，并将校门关闭。公安局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赶到女中，不分情由，鸣枪射击，拘捕安大等校学生，双方发生冲突，安大等校学生被迫夺门而出。

为了抗议国家主义派分子程勉的造谣诬告和枪击学生的暴行，安大团支部根据怀宁团县委指示，决定闹学潮，反对程勉，打倒程勉。二十五日，安大团支部派出王金林为首的十余人到安庆各中学串连，发动反对程勉的学潮。并到省教育厅请愿，提出“打倒学阀程勉！”“打倒国家主义派程勉！”

“要求惩办枪击学生的凶手程勉！”“撤换程勉的校长职务！”等等。省教育厅长韩安置之不理，偏袒程勉。二十六日，安大学生又贴出标语，散发宣言，进而提出反对韩安包庇程勉的口号，扩大学潮范围，提高斗争性质。

这时，恰好蒋介石从凤阳经芜湖来到安庆，并于二十七日坐着软杠敞蓬藤椅轿子到安大视察。二十八日清晨，安大派出十余名代表到省府求见蒋介石，要求惩处程勉，撤换韩安。但蒋介石拒绝接见。此时程勉亦派出董瑞兰、夏润等女中代表，向蒋介石哭诉，诬控安大学生侮辱她们。蒋介石偏听一方之言，于是党团组织决定发动安庆全市大、中学校联合罢课。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举行集会，由安大学生领袖陈处秦、刘树德等人率领一千余同学齐集到安徽省政府大门前，高呼口号，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答话，要求立即惩办程勉、撤换韩安。蒋介石拒不出来接见，而要学生派代表进去。相持很久，群众情绪逐渐低落，遂由各校推出代表十人（安大代表是刘树德、陈处秦），蒋介石软硬兼施，不容申诉，请愿没有结果。

同日下午三时，蒋介石召见安大主任刘文典和女中校长程勉。蒋偏听诬控，指责安大学生黑夜侵入女校，侮辱女生，要刘文典惩办安大为首学生。刘文典力持正义，维护学生的民主自由权利，一再表示不能惩办学生，并出言顶撞。蒋介石恼羞成怒，拍案而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学学生捣毁女校，殴伤学生，你（指刘文典）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容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你始。”刘文典厉声说，“你这

是什么新军法”，蒋介石误听成“新军阀”更加恼怒，即令秘书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并宣布解散安大，开除各校的学生代表。

刘文典被关押和安大被解散的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群情激愤，舆论哗然。这时王金林被开除，团支部工作由陈一煌负责。团支部决定发动护校保刘运动，成立了护校委员会。护校委员中，记得有刘树德、刘复彭（即刘丹，现任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团支部派了新从芜湖转来的团员胡琦（后叛变）参加，还有一个女同学叫邵惕珍的（可能“惕”字有误），也还有国民党员参加在内。护校委员会发通电、派代表到国民党教育部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解散安大的成命。不久，刘文典在蔡元培等知名人士营救下，恢复自由，学生直到寒假，才各自回家。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在安大还新发展了四、五个共青团员，如汪国粹（即王耀华）、何亦鲁等。

四、一场严峻的考验

一九二九年的寒假过后，同学们照样到校，安大照常开学。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共党活动猖獗，韩安镇压学潮不力，遂将韩安革职。韩安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系统的人，蒋介石借机排除异己，派其嫡系 CC 分子程天放当安徽省教育厅长，并兼任安大校长，还带来一批 CC 分子担任安大要职。学校开学后，怀宁县委指示安大团支部酝酿新的学潮，我们暗地活动反对程天放兼任安大校长（实际是反对 CC 分子控制学校），要求刘文典回校复职。理

由是：教育行政应与治学分开，教育厅长不宜兼任校长。我们正在积极活动时，被学校里的特务学生发觉，他们一直监视我们几个老共青团员的活动。同时，派去参加国民党安徽省青年整理委员会的胡琦叛变告密。于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决定采取镇压的措施，为此他们伪造了一封密信，用米汤书写，从大通镇的交通旅舍邮寄给安大学生刘树德收。自然又被国民党省党部布置的邮电检查员刘立根查获，用碘酒显现，其内容是共产党指示刘树德在安庆举行共产党暴动。然后，国民党安徽省会军警联合督察处派武装部队按照密信上所列的姓名、地址抓人，共逮捕了三十二人。主要是安徽大学学生，少数是省立一中学生和其他人。其中只有三个共青团员，陈一煌、吴大鹏和我（当时我叫欧阳良邵）。密信上罗列的十五人，大体可分四类：第一类，共青团员三人：我和陈一煌是安大学生，吴大鹏是一中学生；第二类，过去是共青团员，这时脱离了，参加了章伯钧的第三党，也有三人：章执中、章定德、陈奕章（湖北人）；第三类，是学生领袖和进步青年，刘树德、刘复彭等等；第四类，是湖北籍同学，因受武汉时期大革命的影响。

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凌晨，天还未亮，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安大校园，四周围起轻机枪。大约凌晨四时，我正酣睡在床上，突然一班士兵手持长枪，装上刺刀，闯进我的寝室，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同寝室的周勃之、欧阳显基（密信上有名字）、李象春、苏琼（密信上无名字）。我们被押走时，天刚微明，只见校门左右埋伏着大批士兵，如临大敌，寒风飕飕。我们被押解到安徽省会军警联合督察处内的楼上关押，用麻绳捆着我的双臂，钉上脚镣，

吊在一个屋角的柱子上。这时才知道同时被捕的同学还有陈一煌、蔡之炳、刘树德、刘复彭、王芝芳、吴啸仙（女，现名吴蓉，刘复彭爱人，现在浙江大学）等。因为分散隔离，彼此不相了解。下午我们一案开始受审，我是当天晚上受审的。省会军警联合警察处是在安徽省政府的隔壁，我们受审的地方是在省政府秘书长办公的地方，由省警察处边门进去。那晚审问我的是政府秘书长孙孟启、民政厅长吴醒亚、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秘书余凌云、组织部秘书高宗禹等七、八人，两旁站着打手。他们威吓鞭打问我：共产党怎样计划在安庆暴动。我坚决否认，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暴动，我不是共产党。因为我看到被捕的同学很多都不是共青团员，有些共青团员又未被捕，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要我们在安庆暴动，故我断定这是一个假案。敌人就拿出密信要我看，读给我听，记得内容是这样：共产党决定在安庆举行暴动，要刘树德挑选×××、××××等十五人进行军事训练，将在暴动时分任小组长……。我听到后，更清楚这是一封伪造的陷害信。当晚审问无结果。第二天早晨，我借口上厕所，与陈一煌碰头，又从看守士兵的口中，获知不是团员的刘树德在酷刑拷打下被迫胡说，承认是共产党。章执中、章定德也承认过去是共青团员，因不满现时共产党政策而脱离，现在参加第三党，并说出吴大鹏是共产党。因此，吴大鹏也就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本来是个冤案，却被敌人苦打成招，乱说一顿，变成真假难分了。我同陈一煌商量，坚决否认，坚持是被人陷害的。第二天晚上，我又被提审，敌人又说王芝芳、苏琼讲我们在学校从事一些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活动。我和陈一煌没有暴露共青团员的身份。

我们被捕之后，安庆报纸上立即登了消息，记得《皖铎报》（还是《皖江日报》记不准）标题是：“险矣哉，安庆几成血墟！”原来安徽省军政当局，内定是要严厉镇压的，组成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临时军法会审，审判我们一案，情况十分严重。当时审判长是孙孟启、吴醒亚，审判员是林××、胡××（南京派来的校级军官）。刘树德、章执中、刘复彭和我四人仍被钉镣。不久，安徽政局发生变化，陈调元被调走，方振武接任安徽省主席（方是冯玉祥部下，安徽人），加上教育界人士呼吁援救、被捕者家长的多方活动，以及社会各界的舆论强烈，案情有所缓和，最后以“叛乱未遂”罪名定罪。凡伪造信上列有名字的十五人都被判了刑，密信上没有名字的十七人全被释放。十五人被判刑的情况是：刘树德、章执中判无期徒刑（后均死于狱中），吴大鵬（病死狱中）、章定德判四年半徒刑；刘复彭、陈焕章判三年半徒刑；陈一煌、蔡之炳、王芝芳、李善继和我判两年徒刑；周勃之、欧阳显基、贺国庆判一年徒刑；唐世哲判一年徒刑。被释放的，我记得有吴鼎仙、李象春、苏琼等。判决时间大约在七月。军事法庭判决没有上诉权，所以我们被判决后，立即押解安庆饮马塘省立第一模范监狱分监里关押，监狱内有党团组织，我和陈一煌就是在狱中入党的。从此，安大和安庆学潮转入低潮（当时任弼时同志也被关在这里，后来经中共营救出狱）。

以上是有关安大党团组织、安徽学潮和我们被捕事件的大体经过，因为时间较久，有些细节记忆不完全，仅供参考。

安徽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杨忠广、舒咏干记录

余大化烈士大义凛然

王祖坤

余大化烈士，号犹龙，字洁氏，安徽潜山县人，家住潜山官庄乡锣鼓山脚下，兄弟五人，行列第二。

余大化秉性刚直，善于演讲，不畏强暴，主持正义，反对欺凌。有一次余姓地主收租，折磨佃户，硬说稻子潮湿，沙灰太重，逼得佃户流下泪来。当时余大化路经该地，问明情况，把脸一沉，便用手抓起一把稻谷，向地主面前一扔，质问地主：这样好的稻子你不收，你到底想要什么？骂得地主哑口无言，唯唯诺诺。当时乡里都谓为好青年。

余大化幼读私塾，天资聪颖，勤奋求学，进步很快。在入余氏族学之后，即被当时校长余平山称为校中“三才”之首（三才，即余大化、余协中、江远峰三人），颇为器重。

余大化读完中学，考入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学法。约在一九二四年，得到本族公堂资助，东渡日本求学。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他毅然弃学回广州，参加北伐。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在汉口成立中央国民政府，余大化在周振飞、翟宗文等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回皖担任党务工作，由当时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派为潜山、太湖、宿松、望江等县的登记专员，进行登记、发展国民党员的工作。不

久，国民党在潜山成立县党部筹委会，以余大化、王小亭、何希明等人为筹备委员，并以余为召集人，继续主持办理登记和吸收国民党员事宜，在城乡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和“铲除土豪劣绅”等标语，一面宣传政治形势，揭露军阀罪行，提高群众觉悟，一面组织农民协会，反抗地主剥削，并且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口号，吓得地主豪绅浑身发抖，因而有的地主龟缩不动，有的豪绅逃往他乡。当时社会政治空气非常活跃，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喜笑颜开，拍手称快。

正在深入发动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工作之际，蒋介石忽然宣布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同汉口国民政府相对抗。从九江以下，直至沪杭等地，均为蒋介石势力所控制，造成宁汉分裂局面，双方军队对峙于九江、孔垄、黄海一带，长江交通被阻塞，陆路被封锁。蒋介石为了作好“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腥准备，即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市，大肆进行党政改组工作，指派葛筱东、路锡祉、汤志先等右派分子（简称葛、路、汤）为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把光明甫、高一涵等国民党左派赶出省党部，一时乌烟瘴气，弥漫全省各县，地主豪绅一齐出笼，进行反攻倒算。正在此时，潜山大劣绅秦铁庵、王励精（俗称秦、王二贼）勾结县长储乙燃，密谋诬栽余大化等宣传异党主张，大搞异党活动，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罪名，把余逮捕入狱。同时下狱的，还有柳志杰、程之丰等人。

余大化入狱后，三日一提审，五日一重刑，妄图严刑逼供，而余在法庭上，对强加于他的罪名不理不睬，并且气宇轩昂、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进行说理斗争，有时还把脚镣手拷甩得哗啦响，作为审讯的回答，迫使军法审判人员无法

审讯下去，只得退堂。

逼供不成，企图诱供。有时把余大化提出监外，用笑里藏刀、口蜜腹剑、伪造证据等毒辣手段，诱其认罪，一一被余嗤之以鼻，大骂无耻，表现出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

余大化入狱后，激起群众公愤，屡派代表向县政府要求释放无效。群众为了急于营救余大化出狱，又多方托人，利用各种关系（包括余氏门中的开明人士在内）向当时护理安徽省长余谊密（又名余咏南）求救。（因余谊密与余大化是叔侄关系，而且居住咫尺。）但是，余谊密系北洋军阀官僚，而后投机转入国民党右派怀抱，仇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因此，余谊密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迫于群众压力和家族关系，一口答应电飭潜山县政府秉公处理，无枉无纵。一面又拖延三月之久，不给县府去电，并且暗中支持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魏寿永杀害余大化的阴谋。群众愤恨说：“余谊密只顾作大官，连亲侄儿也不认了。”这样一来，群众愤怒更大，明知余大化出狱无望，但不放弃营救，一面再推代表彭时、程禧萃、王惠民等人向县府交涉，要求释放余大化，一面又暗中派县农会会长范小山率领正在修筑西城外大河堤的农民和城内居民约四、五百人，如江潮海浪涌向县政府，高呼“要求储县长立即释放余大化，余大化无罪！”等口号，一时群众云集，挤得水泄不通，紧紧把县政府围住。储乙燃龟缩县政府内，杀心一动，便指挥县自卫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范小山一人，打伤群众二人，顿时群情沸腾，满城哗然，秩序大乱。储乙燃无可奈何，急电省党部、省政府，诬告“余大化叛乱集团分子范小山等，率领千余不明真相

之徒，围攻县府劫狱”。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余大化从此不到二十天，即被省党部、省政府会同派员前往潜山，同县长储乙燃和大恶霸秦铁庵、王励精等密谋结果，用先杀后报的凶恶手段，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竟对余大化下了毒手，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柳志杰、程之丰等人。

储乙燃杀害余大化时，戒备森严，惧怕广大群众届时冲进刑场，劫走余大化。在杀害余大化那天早晨，不等天明，即派自卫队一个分队，前往北门外，围住刑场，不准群众通行，随即将余大化、柳志杰、程之丰三人，脚镣加手拷，由六七十名自卫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押赴刑场后，刽子手们要余大化跪下服刑，余不理不睬，怒目以待，并且昂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刽子手们就迫不及待地向余大化左胸旁开一枪，蓄意地延长余的痛苦时间，穷凶极恶，达到极点。余大化倒下地后，还使力睁开双眼，怒视着刽子手们，还用右手抓起一把黄土，向刽子手们扔去。当时目击者无不声泪俱下，无不斥骂储乙燃凶狠残暴。对余大化临死不惧的革命英雄气概，内心敬佩不已。（当时我在潜山中学读书，也是目击者之一）。

在余大化遗体尚未收殓之前，前往刑场吊唁者，络绎不绝，有的惊叹失去了一个好青年、好后代，有的痛骂储乙燃该死该杀。

余大化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时，全乡群众自发地开追悼会，并在余的坟墓前，插上“余大化烈士千古”的大木碑，以志哀悼。

储乙燃杀害余大化之后，群情沸腾，不可遏止，因此，